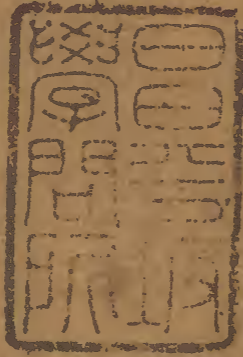


春秋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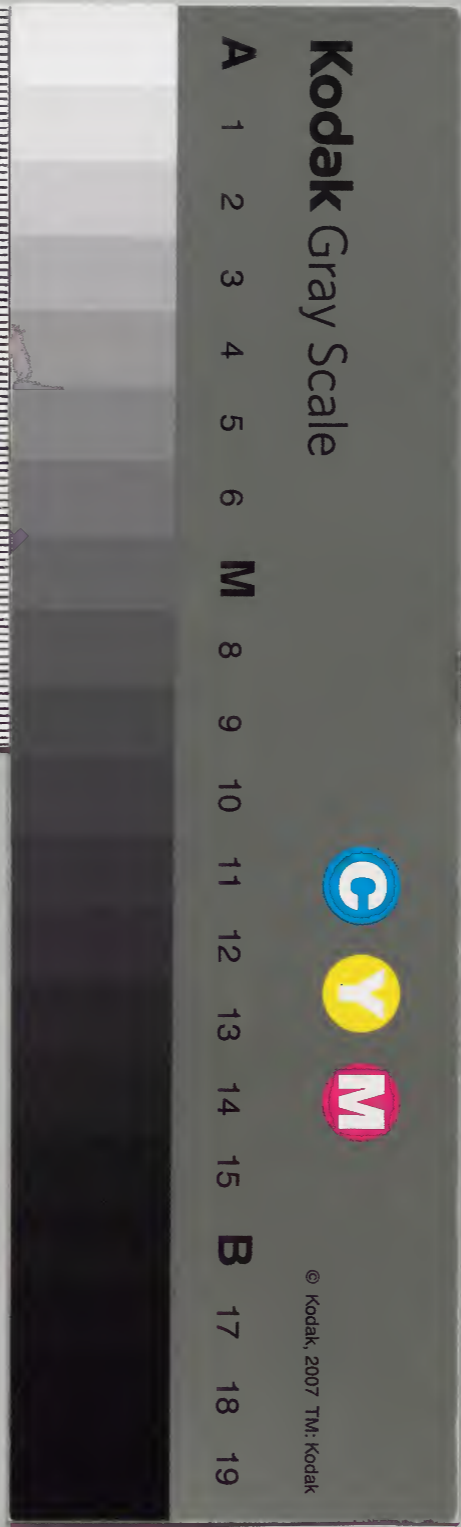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一	類
二	六	三	函
一	〇	三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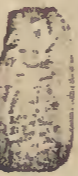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四	書
五	三	
函	〇	
六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31
冊數	20	(14)
函號	275	56

四十二之四



春秋集義 卷之四



禮記

二十有三年

晉平齊莊衛獻殤蔡景鄭簡曹武陳哀杞孝宋平秦景楚康吳諸樊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禮為鄰國關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集義杞孝與晉悼為昏姻國賴以安魯有禮焉

夏邾邿我來奔

集義界我者邾大夫庶其之黨也書來奔罪奔者亦罪

襄公二十三年

淺草文庫

納奔者魯納邾奔故今冬臧紇奔邾邾亦納之凡跋扈不臣之輩于外必以類聚于內必以羣分國家之禍敗未有不超於此者也

經葬杞孝公

集義禮杞平亦禮晉耳

經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案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集義天下無有據國拒君之賊而可以為大夫者蓋陳能討其據國拒君之罪則當如欒盈長霄之例而去其

大夫矣。楚能討其據國拒君之罪，則當如徵舒陳佗之例而去其大夫矣。陳為楚兵所逼，殺虎寅以悅于楚，非以其今日之據國拒君也。并非以其昔日之專國逐親也。夫大夫而不為據國拒君專國逐親之罪而殺之，則所殺者依然其大夫也。此晉里克衛甯喜之類也。及者大及小尊及卑也。二趙三卻不言及敵也。

經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集義 稱弟稱歸無罪之詞也。自楚者因楚力也。

左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

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駮，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犯罪沒為官奴欒氏之力臣曰督戎。

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短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襄公二十三年

王或菴曰：凡接處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靈，平接順通固不足言勁，即遙接而無聳拔之致，亦不足言靈。乃遙接中有提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如此傳叙樂王鮒斐豹是也。悟此方可言提筆。馮云：此篇以納曲沃始奔曲沃終前後以天字為眼目，分作三段讀首段叙欒盈入晉事，藩載而來，帥甲而去，夜而見晝而

入既有密謀復得人助似可有成而無如其逆天何也蓋晉午一言已定一篇之局矣凡文有斷後叙者此類是也

公羊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

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集義欒盈係晉君臣之詞也復入惡之甚也入于曲沃兵敗而據曲沃也公羊由乎曲沃而入非也經先書入晉後書入曲沃先書入晉非徒為曲沃也後入曲沃猶欲亂晉也

經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申驅次前鋒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之御右貳廣公副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襄公二十三年

啓左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右肱右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爲右大後殿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

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

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

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

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

遂伐晉取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爲二隊入孟門在朝歌東北登大

行在今懷慶府河內縣西北張武軍于然庭晉地成邨晉地封少水滄

水出開封府密縣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釐

集義伐衛報孫林父之役也齊莊欲伐晉而先伐衛猶

齊桓欲伐楚而先侵蔡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

遂事之善者也伐從伯之與國而後伐伯主遂事之惡

者也夫齊莊非有深憾積怨于晉平也特以先君平陰

之役而恃其內患以爭伯耳夫伯者以力假仁今力不

敵晉而反假大不仁之端以用之徒自斃而已上書樂

盈入晉而繼書齊侯伐晉黨逆輔叛之罪著矣

襄公二十三年

經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地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

集義次而救成乎救者也救而次不成乎救者也蓋不救則懼晉之討竟救則畏齊之強也此見三家之專而君命不行也然自救晉而後而天下無伯矣宋之盟南北勢分申之會淮夷且至雞父之戰吳敗六國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

經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卒子孝伯錫嗣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即公彌使與之齒可見存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曰
實起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
 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
 鉏奉羯立于尸側喪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
 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
 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情逼見

亡無日矣

集義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嫡立庶公室於是乎失
 政魯卿自季武子廢長立幼于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
 點叔孫之豎牛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笑接左傳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
 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
 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追叙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

襄公二十三年

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孟獻子孫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

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唐錫周曰：全篇節奏極其緊湊。至末忽出宕軼之句，頓覺通體烟波縹渺。俞云：君子處人家國事，正者未必卽禍，邪者未必卽福。李世勣請立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卽由昭儀。郭崇韜立劉夫人而殺崇韜者，劉夫人也。況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迎其欲而立其少，不言之言，意在言表。作者以此說經，後人亦以此讀。

穀梁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集義：凡書出奔者，罪之也。蓋犯門，斬關，明有無君之心。況以防求後乎？臧武仲之論邾庶，其也可謂甚正矣。後

卒迎季孫之意從之于邪而因以取禍則聰明之悟用也然而三桓之擅逐亦甚矣

經 晉人殺欒盈

左傳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 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 惡之弗有也。

集義 稱人者公詞也不言其大夫賊也欒盈為強臣所逐其罪尚小而敢恃齊以為逆于國則賊矣春秋有大夫而不稱大夫者欒盈良霄是也討賊之詞也。

經 齊侯襲莒

左傳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境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今屬莒州杞殖華還載甲

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近莒

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

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

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集義 此為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也襲者盜賊之為。

書爵而言襲賤之也

附錄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
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
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
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季

二十有四年

晉平赤曰莊衛獻殤蔡景鄭簡曹武陳哀
杞文公益姑元年秦景楚康吳諸樊

經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

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

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祚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

朽

集義杜氏預曰賀克欒氏也亦雍榆之不成救而窺晉

意耳。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沉滅之意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

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

子浚也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

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

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

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俞云德字以勸君子名字以勸小人宣子品地在君子小人之間故兩路說來自然棟聽其言好賄之害由國而家由家而身一步緊一步令人不得不懼辭命議論俱造其極

經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集義恐晉疑雍榆之次也前之次是怯于為義今之侵

襄公二十四年

則。勇。子。為。不。義。矣。羯。亦。未。練。而。帥。師。

經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集義為失鄭而洩憾于吳也。亦見晉衰而欲爭伯。故先制吳也。

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集義據歷家言日無連月食之理。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今年之七月八月變之變者也。

經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

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

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

莒邑今山東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

集義前日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平而復伐

之也。然兵柄倒持矣。故趙盾將弒先書其侵崇。侵鄭之

漸。崔杼將弒亦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

漸矣。蓋伐晉之役。無崔杼。崔杼藉伐莒以收兵權也。且

將以激晉而乘其機也。蓋棠姜之故。非一日矣。

經大水

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集議謀伐齊而衆志不一且聞楚師而空還也晉失伯也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今開封府新鄭

縣東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小無松柏

喻小國異于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

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去聲衣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

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

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

役故召舒鳩楚屬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鳩舒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襄公二十四年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集義 鄭自蕭魚之後。從中國者十五年矣。楚未嘗一日忘也。故圍齊之役。公子午伐鄭。會夷儀。則楚子伐鄭。以觀釁于中國也。諸侯救而不書。不及救也。蔡陳許書。爵目其人。以恥之也。

經 公至自會

經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集義 宜咎。鍼子八世孫。在楚為箴尹。宜咎以慶氏之黨逐。其為人可知矣。趙氏鵬飛曰：成襄以後。晉楚兩立。諸侯之主晉者。不特君聽之。其臣亦倚之。以為重主。楚者不獨君恃之。其臣亦藉之。以為奸。故宋衛事晉。則大夫之出亦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皆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內也。因其志而書之。而惡自見矣。

經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 齊人城邾。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也。賜之大路。

集義 襄公之立二十四年矣。如晉者五。會諸侯者十有

襄公二十四年

三未嘗聘周也。是時穀洛鬪，毀王城。晉人不問而齊莊為義舉，以媚王。魯恐其挾王命而來伐也，故叔孫如京師耳。齊以叛晉為王役，魯以畏齊修王聘，共主之名雖存，而其心可誅矣。

經大饑

穀梁五穀不升也。成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射侯。廷道不除。內廷道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更有造作也。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振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集義以餘一之政計之，當有八年之蓄矣。秋水而冬即大饑，則并無一年之蓄，何以為國乎？

附錄左傳晉侯發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襄公二十四年

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登靈

二十有五年

晉平齊莊衛獻蔡景鄭簡曹武陳哀杞文宋平秦景楚康吳諸樊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集義此崔杼藉以張兵權也

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

筮之遇困三之大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變巽故云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掇，夜行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慶茂。公外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

襄公二十五年

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道狹，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言道狹一人戰也。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

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里瘞之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諸侯應不蹕下車七乘。齊上公應不以兵甲。俞云：世人好言死節，只是胡亂死去。晏子以社稷二字定其準繩，又以私暱二字補其罅漏。彼以社稷臣自待，必君為社稷死，然後死。理之正也。在賈舉等既為私暱，則君雖不為社稷死，亦當死之。而盧蒲癸問邱嬰等不在此例。彼以書法為職，則當死于其官，不得人又不在。此例。彼以書法為職，則當死于其官，不得援社稷二字自寬其死。至于晏子雖不死而竟從崔慶盟，則又不可。故仰天一嘆，急提出忠君利社稷二字。見得已雖不死，而所以死之理自在也。只一死字，是非輕重一辨，得分明。三門字作眼目，請盟請

襄公二十五年

亦內有多少延捱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其實是一時事特門為之隔耳兩處叙寫而以閉門門啓闔絕筍妙

穀梁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胡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集義齊光自為世子數與會盟征伐常驕蹇而序諸侯

之上及其即位偏父殺弟違盟助逆加兵盟主魯衛及莒皆受其虐作不順者宜其死不得所也崔杼輔光以偏其父因以專國內外皆知有異心而光不之疑深德之也從已於惡者即以惡加已此可為任用小人者之鑑矣左氏以賜冠間晉為崔杼起釁之故夫崔杼豈真能恥內淫而信外盟者哉彼以光既廢者也已獨起奴隸而冕旒之雖生死肉骨不是過於是高子夙沙必盡其黨非以除君之惡也恐分其權也意以為由是而光在其掌握之中齊皆其指揮之內可以逞吾所為矣不意莊公狂悖忘立己之大功虛其相位任其私人伐晉

者二十一人而杼不與杼之見疎可知矣夫非望之德責報必深非意之疎違心獨甚我與之位而反奪吾權拔本塞源孰可忍也于是逢君之惡伐莒魯以收其權誘君子家托干椒以射其股彼直謂我自立之我自誅之已耳史臣爲之正其罪曰弑其君而爲亂賊者乃知所懼矣若夫說晉之說特窺晉之可以賂與而假其名而棠姜之姣尤微逆之緣耳凡大奸大惡必先有所以餌之者也晏平仲之言巧于持齋者也君不爲社稷死不爲社稷亡則以社稷故而不死不亡夫君之不爲社稷死亡者多矣孔父仇牧何以不念社稷而擊賊以死

季子伯玉何以不念社稷而避亂而亡乎且平仲不死亡果能利社稷乎抑與崔慶共事立君而不聞稍爲討賊之謀其以弑逆之崔慶爲社稷臣乎臣君者社稷是養豈徒爲其口實乎孔子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清矣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三軍之大夫百

襄公二十五年

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傳晉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集義會不討賊，諸侯宜貶矣。而序爵者下書同盟于齊地，不待貶也。且予之以王朝之名器，以愧之也。若曰公

侯伯子皆居天位，則宜秩天叙而奉天討。今冕弁端委以乞賂于盜，是紛紛者何為也。杜氏預以不伐喪為無貶，不伐喪者以成其臣子之戚也。君弒矣而可以為喪乎？且入賊之城，梟賊之首，汙賊之宮，正以釋死者之憾而反以為伐喪，則天下之討賊者非乎？

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汲逆衛侯。衛獻公十四年奔齊者。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經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

襄公二十五年

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喪擁社。抱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即子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集義：入人之國。未有若此之有禮者。而書入何也。鄭雖怨陳。責其以兵報也。況鄭伯方在會盟乎。甚矣舍之之專也。

經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齊地今山東東昌府治。

左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

胡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邱。特書曰同。

集義：書同盟于齊地。則齊之與盟。不待言矣。此何氏休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濟。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若用方明之禮。則更駭觀矣。邠午數趙武之政。曰：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蓋始於此。

附錄左傳：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經公至自會

經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胡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茂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集義會夷儀者。剽也。此衛侯衍也。衍之入夷儀。夷儀其邑。非如鄭突之將以篡也。故不名。不曰歸剽在國也。

經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鳩舒城。今江吳人救之。子

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

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集義書滅者亡國之善詞，罪滅之者也。舒鳩，偃姓之國。

經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

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

襄公二十五年

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俞云：逐段提出先王，逐段牽入晉，使折之不敢却之，不得理甚正，氣甚壯，而語又遒婉，降及西漢，有此骨力，少此神味矣。

集義 一歲再興師，佳兵矣。雖伐從楚之國，所不取也。

附錄左傳 楚蔦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蔦

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塢薄之地，表

數疆潦。砂礫之田，數之減其租入。規偃豬。下濕之地，度町原防，牧隰

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既成，以受子木禮也。

經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

之卒。

公羊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

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未至乎舍而卒也

穀梁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劓及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集義吳子名者名卒也便文也此與鄭伯髡頑同文十二年楚圍巢此時為楚之與國吳子之門于巢楚之巢也牛臣之射吳子為楚敵吳也則假道釋甲之禮吳固不可施之于巢而飾城請罪之禮巢亦不得施之于吳也

附錄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他日論竟猛木領從此二句來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襄公三十五年

俞云然明論政。政之要領。子產論政。政之規模。合此二說。可作救時之相。

附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春秋集義 卷之四 十三

翼 二十有六年 晉平齊景公柞白元年衛獻殤蔡景鄭簡曹武陳哀杞文宋平秦景楚康吳餘

祭元年

經春

附錄左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襄公二十六年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俞云：政事之堂，幾同市井。為君者不問是非，一概贊賞，反令無目之人，私自嘆息。淡淡數筆，而晉政之衰已隱躍筆端矣。

經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妘彊命之，對曰：「君無信。」

臣懼不免。敬妘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妘，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襄，即孫。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

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胡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于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集義以正統而論剽不可以為君弒其君云者。其甯喜也。蓋北面事之十有二年矣。許氏翰所謂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易。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甯殖逐君之罪無可逃。又以納君命其子。悔其前非而重其後惡也。事君不貳。古之制也。立而事之矣。而又命其子納其舊君。是教之貳也。惡不可改而益之惡也。故大惡之人無能改而為善。非不悔。悔無及也。然則為甯喜者。柰何。知父之逐其君而立剽也。為不義計。惟不食其祿。或從術于戚。或出奔他國。以為術圖復於臣子之義。兩得耳。貪其位而不去。則事剽也。為與其父以逐舊君納術也。又殉

其父而廢新君無之而可也。况加之刃乎。蓋天下大義。非持祿苟利之徒所能為也。故曰義利不容並立。喜之意。不過為政由甯氏一言而為此耳。

經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之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胡傳 案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

集義 叛之為言。亂賊之橫者也。必不能討也。故魚石之

彭城。纒盈之曲沃。不書叛。此著林父遂其逐君之惡而益之也。專責其據邑未矣。義則進。否則退。尤不可以語于逆臣。

經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全。身。只。在。中。立。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胡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草。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彊於為善之意也。

集義。諸侯失國。歸則書名。常也。以為人。不以正。則鄭忽。衛鄭之不正也。微矣。以為歸而復。惡則曹伯襄。未見其為惡矣。故吾謂曹負芻之不名。文脫也。歸而曰復。反其所也。國固其國也。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成茅氏。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

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雍。鉏獲殖。

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

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

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經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集義徵會以討衛也倒行逆施莫此爲甚晉平之失諸侯以是夫

附錄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聞吳

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

伯州犁曰妙絕詢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

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

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

頡遇王子弱也敗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

頡歸卽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

取貨于卽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

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

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經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

襄公二十六年

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周書王子晉曰詩云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子不疑

侯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子不疑

集義書人者貶也。鄭良霄不貶鄭以人之多言責晉則良霄之往會迫于晉命非有黨于林父也。澶淵衛地會于衛地以獎衛之叛臣也。家氏鉉翁曰：林父逐君晉悼為定其篡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譖而止其君取衛田以益林父。夫平亦何利而為此哉。蓋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叛逆。交起為亂。然後剖分宗國。莫之討也。而平不悟。良可慨夫。汪氏克寬曰：晉平五合大夫。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于宋。使晉楚之從相見。

以桓文伯統屬之荆楚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澶淵則謀宋災而不討蔡般于號讀舊書而先楚既縱其權于臣下而又悖上下之義紊中外之分冠履倒置雖假威力以合諸侯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去伯業遠矣趙氏鵬飛曰晉宋稱人皆微者蓋晉平亦知此舉非義故以微者會而使魯主之林父事晉最謹不為此會則有愧林父使魯主之恩歸己而惡分于魯也故有苟吳之聘斯有澶淵之會

經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貌惡而心婉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

襄公二十六年

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唐錫周云。伊戾小人。非若夫人與左師授意。何所恃而肆無忌憚至此。但左師之惡太子。已于篇首註明。而夫人之從旁下石。並無明文。却于平公口中露一夫字。便見公亦不滿其子。此必有人焉。從酒邊燈下。搖唇鼓舌。令平公日間太子過惡者。而後作亂。欲速之言。一人十耳。更無半點疑惑也。作者唯恐讀者滑口讀過。又從太子口中寫出。唯佐也能免我一句。猶曰。奔也。與成也。實殺我耳。豈非誅意之筆。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誣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集義高氏問曰。晉獻惑驪姬而殺申生。宋平聽伊戾而殺痤。漢武唐明皆蹈之。自古讒人之為國患。雖其父子之親。不能相保。況臣下乎。家氏鉉翁曰。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讒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

襄公二十六年

兵而芮棄之。罷向戌之權，不為之少衰。且立棄子為嗣。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識之。穀梁所謂目其人以著其惡者也。

經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集義 此與蔡人殺陳佗同人而異義。蔡人之人眾詞也。晉人之人貶詞也。曷為貶甯喜實弑其君而晉人之執之也？則第曰爾曷為納既出之君，伐吾孫氏而殺吾茅氏之戍三百云爾。此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而晉無一事之足錄，乃如此。

附錄左傳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

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相善

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

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

襄公二十六年

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論。頌。起。四。大。段。文。字。如。雷。之。震。如。浪。之。湧。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士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

謂不能也子儀之亂在文十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

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在成六年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

桑隧獲申麗而還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為也四段極詳核極凌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

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

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壯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皆楚邑。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入州來。楚罷于奔命。在成七年。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三卻必

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玉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俞云。成襄二公五十年來。晉楚交兵。事實敘述詳盡。此與呂相絕秦篇。皆左氏聚精會神。借一段議論為全部春秋前後作關鎖。非苟作者。徐揚貢云。前路參差。反覆閒靜。有味。後四段格整而勢橫。有百鍊之鋒。有四溢之趣。建安諸君祖之。唐錫周云。鏡花水月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之間。以此文言之。椒舉花與月。

襄公二十六年

也。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鏡中花水中月也。文從晉
 用楚材說起。疾忙用獨無如族乎宕開。如花照鏡中
 月。侵水底。俄焉波紋如縠。月亦在水中。蕩漾庭砌風
 迴。花亦在鏡中。摇曳也。接手便平。列四段。寫出四個
 逃。死大夫害楚模樣。如四面皆水。水有月。四圍皆
 鏡。鏡皆花。宛然月徘徊于斗牛。花綽約于欄檻矣。
 然後用。今又有甚于此句。接到極舉身上。如半日鏡
 中看花。忽然迴首。綠影參差之地。奇葩競吐。愈覺水
 娜可愛。夜闌水邊玩月。却忽然仰視。疏星幾點之旁。水
 魄高懸。愈覺光芒奪目。却又拍合到今在晉矣。晉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與前文句句迴環。映帶。令讀者依
 稀認得。來時有路。仍如異者。花照鏡中。月侵水底。光
 景也。豈非宇宙間
 千萬却不朽妙文。

經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于悼公即立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集義書 卒于楚。傷中國也。蓋十六年。晉伐許。鄭伯親行之。故四岳之冑。而卒于荆蠻。亦已戚矣。

經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南墮其城。涉于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襄公二十六年

集義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于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自晉平昏庸大夫專恣楚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明年晉楚為成而北方諸侯皆朝楚矣

經葬許靈公

集義魯方事晉而會許葬此交相見之漸也

附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

于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

邱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奔晉襲衛羊角今在范縣取之遂襲我高魚

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魚亭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

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

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

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乙卯 二十有七年 晉平齊景衛獻蔡景鄭簡曹武陳 哀杞文宋平秦景楚康吳餘祭

襄公二十七年

經春

附左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也。致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經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集義自僑如逆婦姜之後。齊靈莊相繼不通魯使者三

十年矣。景公初立。遣使來聘。睦鄰之道也。故春秋書之。

經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同盟之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

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

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集義春秋之世，亂賊交作，有王者起，豈能去兵。趙武昏柔，乃欲弭之。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以為安者也。楚方弊于晉，而制于吳，以此招之，正以釋其患。然交見之請，而莫之禁，更以諸侯與楚矣。宋襄引楚于鹿上，孟之會，楚乃稱爵于諸侯之上，向戌為是役，厥後申之會，楚遂專伯。凡楚之爭，雖皆宋為之也。

經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集義甯喜弑君不可以為大夫矣然獻公與聞其弑以入則弑君正所以為獻之大夫也況殺之又不討其弑則殺其大夫已矣罪獻公也然則甯喜不可殺乎曰剽篡國者也而以甯喜誅之則曰弑其君甯喜弑君者也而以衛獻誅之則曰殺其大夫其君者其甯喜其大夫者其衛獻也

經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左傳 子鮮曰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 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 且鱄實使之 遂出奔晉

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 又使止之 止使者而盟于河 託于

木門晉邑當在邯鄲之境 不鄉衛國而坐 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

日仕而廢其事 罪也 從之治其事 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

乎 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 終身不仕 公喪之 如稅服

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 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 下

有上祿 亂也 臣弗敢聞 且甯子唯多邑 故死 臣懼死之

速及也 公固與之 受其半 以為少師 公使為卿 辭曰 大

叔儀不貳 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 衛殺其大夫甯喜 則衛侯之弟鱄 曷為出奔晉 為

殺甯喜 出奔也 曷為為殺甯喜 出奔 衛甯殖與孫林父

逐衛侯而立公孫剽 甯殖病將死 謂喜曰 黜公者 非吾

意也 孫氏為之 我即死 女能固納公乎 喜曰 諾 甯殖死

喜立為大夫 使人謂獻公曰 黜公者 非甯氏也 孫氏為

之 吾欲納公 何如 獻公曰 子苟納我 吾請與子盟 喜曰

無所用盟 請使公子鱄約之 獻公謂公子鱄曰 甯氏將

納我 吾欲與之盟 其言曰 無所用盟 請使公子鱄約之

子固為我與之約矣 公子鱄辭曰 夫負羈縶 執鉄鑕 從

襄公二十七年

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鱒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為盟。猶云視彼則如彼矣。穀梁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衛侯之入使鱒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鱒病失言。

遂出奔晉。其稱弟罪衛侯也。

集義書弟者。責衛侯之不能弟也。然鱒之為弟者。亦有責焉。包胥秦庭一哭。楚國以存。鱒以衛侯介弟。從負羈繫賢聲著于鄰封。苟輔其兄。以發憤圖復。夫何難哉。況十二年之間。衛之人心亦悔悟。惡如甯殖。且以復君命子矣。使乘此而控于大邦。晉賂雖結。齊師可興。由是開誠布信。會于國中。于以尸林甯逐。剽誅剽明。大義以光。復舊業。豈不甚正。計不出此。而私謀于挾詐懷貳之甯喜。夫甯喜有君而謀。納吾君安。保其納吾君。而不卽以蔑吾君。此事之易見者也。且盟以君言。曰。政由甯氏。祭

則寡人是但謀納其擁虛器之君而先失其操國柄之君猶勿納矣人當急難之際無所不可以許人及其安樂將必反之人情也沉衛侯之狼戾乎鱣爲其弟苟且以結其盟盟而不寒是鱣實移其兄之柄于喜以亂國也盟而寒之是鱣詐喜以其兄之命以餌人也喜因盟而專衛侯因專而殺雖謂喜之殺鱣殺之可也此王氏樵所以責其信不近義言不可復者也始謀不臧繼乃重于失信視彼昧雉不向國而坐彼始之謀納其兄親親也因必不可復之信以至于愈疎誰職其咎哉然則始之用甯喜約甯喜鱣之責也後之果子出奔不思感悟其兄爲既殺之甯喜地以全友于之情亦鱣之責也若穀梁以爲與人謀弑君是亦弑君也則非也剽喜之君鱣之仇也

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

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貢賦比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邱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之謂乎？」

俞云：當日諸侯服晉者十之七，服楚者十之三。晉楚交相見，楚之利，晉之不利也。故篇首叙齊晉詳，叙秦楚畧，想見列國之情。韓友一云：晉楚之成，華元謀之于前，向成繼之于後。然前猶未甚也，茲則甚矣。以息兵為名，而實紊申外之防，以交好為名，而實繁小邦之賦。晉之失伯，以此楚之爭雄，以此向成直千古之罪人也。

胡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集義豹云者一事再見也。諸侯之大夫云者言盟者大夫皆諸侯之大夫，惡其專絜而歸之也。左氏以豹廢命，公羊以石惡為危，穀梁以大夫能臣皆非也。兵不可弭。

樂喜之言至矣。蓋向戌因晉伯之衰，恐受楚禍，故周旋二大之間，使交相見，以為苟且圖安之計耳。雖楚方慮吳晉正昏弱，獲安靖六七年，然二伯既立，外修邦交，中懷疑忌，小國力難兼事。至于視強弱以為從違，天下皆靡所倚恃矣。況取鄆敗狄兵，固未嘗弭而篡弒相尋，兵又何可弭哉？楚人衷甲，非真欲劫盟，特張其勢以逞所求。是以交相見則許之，先歆則許之，趙武叔向為其所懾，徒為大言以自文耳。

附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死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崔子許之，偃與元

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崔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元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

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

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

郭偃棠，元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

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

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于野。以喪莊公。冬。楚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

丙辰 二十有八年 晉平齊景衛獻蔡景鄭簡曹武陳 哀杞文宋平秦景楚康吳餘祭

經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星

在星紀。而淫于亥。枵。明年當在元枵。今已。以有時。蓄陰

不堪。陽蛇乘龍。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

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亥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

而民耗。不饑何為。

集義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之

時而乃無冰。則為災異矣。

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經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集義季氏本曰：衛侯既殺甯吉，皆羣臣必有後言。石惡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

經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集義晉執其君，魯取其地，至是而來朝，不得已以存國也。

經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往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也，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經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

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神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即前淫于元枵也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

襄公二十八年

為朱鳥鳥尾曰帑鷄火鷄尾周楚之分故周楚受其咎

附左傳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經冬慶封來奔

足。盡。慶。氏。伎。倆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伯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

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

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

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慶封字速歸。

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慶

嗣封之族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糞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

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名里

在青州府臨淄縣境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

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

廟桷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襄公二十八年

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八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俞云。崔杼姦毒。慶封昏妄。二人情狀不同。杼之引封共政。取其易制。非取其多材也。封既計滅崔氏而專

其國。志得意滿。田獵飲酒之外。更無他事。加以舍之驕。復嬰之誦諛。終日如醉如癡。天奪其魄。引納於何。二人既激怒同朝。而封又屢泄其謀。禍作不容緩矣。最可笑者。卜攻而反。獻其兆。求去而代。為之占。勸其歸而不從。止其出而不聽。乃父乃子。性情如一。至于入廟之時。甲即慶氏之甲。戈即慶氏之戈。不崇朝而羣兇授首。何其易也。觀其奔魯之後。獻車而侈。汰不改。誦詩而覺悟。無聞。乃知封特無識無知之人。與豚彘無異。固不足以污大夫之刃也。一篇文字。總極摹其昏處。妄處。而總斷以淫。惟淫則昏。惟昏則妄。理固宜然。獨姜氏為舍女子。恐于謀父。其情難解。曰。舍既寵癸而酬以女。姜即愛癸而誅其父。淫心一熾。豈復知有父子哉。

集義。去年殺崔杼。不書。蓋不赴也。書來奔。齊失刑。慶無君。魯受亂也。齊莊之弒。死難者十嬖人。今討慶氏。亦盧蒲癸。王何二嬖人而已。國君之尊。僅有倖臣為羽翼。莊

之恥也。當時號稱賢卿大夫者，無能討賊復仇而倖臣為之卿大夫之恥也。王氏錫爵曰：申鮮虞所謂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者，獨閭邱嬰乎哉？千乘之齊有二嬖人而已，悲夫。

附錄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及

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邾殿，其

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

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也。

易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

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

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

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

襄公二十八年

俞云借富字欲字逐層遞下節節相生意則半義半利辭則半正半諧善募語氣望而知為平仲也孫執升云五經中皆未始教人足欲曰恐失富也便是老氏學問老子謂後其身而身存正是此旨

經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不敬穆叔

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

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敬也敬可棄乎

集義兵雖少息而朝聘之禮繁民力竭矣書一魯以傷

天下之無伯也自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四

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陳許諸君皆朝于楚至于今諸

侯旅見于楚追昭九年大夫旅見迄哀四年而晉亦京

師楚矣

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集義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經乙未楚子昭卒子邲敖熊麋立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

如楚情狀如此安得不外盟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

襄公二十八年

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名駕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春秋集義 卷之四 十四

丁巳二十有九年 晉平齊景衛獻蔡景鄭簡曹武陳哀杞文宋平秦景楚邾敖糜元年吳餘祭

經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閔公也。

胡傳案左氏楚人使公親禴夏四月送楚子葬至於西

襄公二十九年

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牆之意，而不可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集義公如齊晉，逾年而歸者多矣。未嘗書所在者，此獨與昭公之在乾侯同，何也？公外投虎狼之口，內起蕭牆之憂，送楚葬而不奔王喪，書曰：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危公亦以罪公也。朱氏軾曰：為楚警也。在楚者，公會之君也。為三家戒也。公在楚魯非無君也。

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集義不書葬，惡其號而削之也。

經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起居，壘書追。

襄公二十九年

而與之。日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經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襄公惡立

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苦天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經闔弒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刃弒之。

公羊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

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闞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傳邇怨之失也。

集義蔡侯申書盜殺。此書弒者闞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不曰其君闞本不君。吳子吳子亦不應君闞也。家氏鉉翁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于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于巢。餘祭死于闞。僚死于專。諸春秋書之以垂戒焉耳。

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卽位。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

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

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隨宋盛衰

俞云發粟賑饑為臣常事。何足為美。二卿之善在于救民而不居其名。是為隱德。所以決其後亡。施而不德。總斷二卿。樂氏則更加耳。非專美樂氏也。前段叙處最為得力。于是鄭飢宋亦飢。接得緊。見二卿勇于為善意。兩事並叙。以間之作渡。後又以間之渡入斷語。章法圓變。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

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高與宋司徒定華見知伯盈荀女齊相禮賓出

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

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

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

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列國

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

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

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

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集義外城之書記役而已此歷書之煩而不殺譏其動

天下之衆以私其母家也況夏五月乎且杞未嘗有患

襄公二十九年

難也。陳氏傅良曰：合十一國大夫而書城杞為悼夫人也。合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為共姬也。衛甯喜弑君，孫林父以邑叛，蔡般弑其父，吳楚大夫交聘于列國，天下亦多故。晉為盟主而區區于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侯如楚靈王者矣。李氏廉曰：僖公為成風伐邾，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杞，春秋不予以恤小之仁，則于公私之義審矣。

經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

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集義 謝城杞，且言歸杞田也。

經 杞子來盟

左傳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敢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

襄公二十九年

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俞云夫人私于外戚。所求無厭。叔侯之對。只就兩國情理上痛說。末幾句說夫人外夫家。內父母家。先君必當罪之。却着無寧焉用四字。直而不激。最有韻致。

集義 杞初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皆稱伯。惟此年稱子。此時晉侯方封杞。其非時王及伯者所誦明矣。此以見諸侯之降爵皆自降也。來盟者晉之治杞。出非出于公義。魯之歸杞。田非出于誠心。故親來盟以結之也。

經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在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國未可量也。為

襄公二十九年

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
贊秦知康之所以帝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贊唐魏知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晉之所。以。伯。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于。陳。知其亂。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
簡。筆。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
西。至。矣。哉。開。照。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西。至。矣。哉。開。照。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西。至。矣。哉。開。照。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
西。至。矣。哉。開。照。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兩。盛。德。閉。照。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見。字。着。眼。也。見舞象。箭南籥。皆。文。樂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武。
樂。者。曰。聖。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湯。樂者曰聖。
樂。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禹。樂者曰。
樂。者。曰。德。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舜。樂者曰德。
樂。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應。觀。字。盛德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應。樂。字。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應。詩。字。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預。料。田。齊。

襄公二十九年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
 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
 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
 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二十三族乎。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
 思自免于難。

俞云。其出聘也。一句。離却觀樂。遙接來聘。是謂接法。
 通嗣君意。上未揭明。是謂補法。下適齊適鄭等。俱從
 此生出。是謂提法。又自十五國之風俗。六代之功德。
 列國之國勢。與人才。無不表微。知著。原始要終。左傳
 中第一。篇大文字。于樂美頌。曰。盛德美韶。曰。盛德于
 人說。叔孫穆子。說晏平仲。說子產。說蘧瑗。趙文子等
 見得季札。上。下。今。古。獨具隻眼。處。樂。以觀德。故每以
 德字貫聘。以觀政。故每以政字貫歌。詩。不言其風。故
 下多疑詞。舞。時。已。見。其。象。故。下。多。斷。詞。十。三。風。後。插
 自。檜。以。下。無。訛。焉。一。句。聘。鄭。適。衛。後。插。鐘。聲。一。段。
 忽。減。忽。增。便。覺。筆。陣。變。化。不。測。至。其。逐。段。逐。句。跌。宕
 曲折。精。潔。巧。妙。非。贊。嘆。所。能。盡。也。唐。錫。周。云。篇。法。與
 重。耳。歷。遊。諸。國。彷彿。相。似。添。入。觀。樂。一。段。自。覺。加。倍
 精神。若。出。俗。筆。必。將。說。叔。孫。穆。子
 一段。叙。在。觀。樂。後。便。是。印。板。文。章。矣。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
 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以為
 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
 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
 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
 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
 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亡焉僚者長庶也即
 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
 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為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
 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
 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
 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

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集義此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同一禮交中國也先書
 弑而後書使使在未弑也。追書也。故札觀樂而譏孫林
 父君在殯而樂吳之稱子漸強而列于五等門巢闔弑
 已誌之矣。公穀乃以札故為予之春秋于齊年鄭語偶
 寄微意其餘來聘者但記其事之得失非以記其所使
 之人也。此蓋吳楚通年構兵因宋盟弭兵故使來聘也。
 聖人豈為札之故而特書之乎。況兄弟通傳及季子之
 說公羊意為附會。余氏光曰。諸樊死于射餘祭死于闔
 皆不正終有命辨之悉矣。至胡傳以書名為貶其

遜國以致亂。夫季子之遜而非耶。聖人不宜三十年前
 貶之矣。況立嫡正也。立幼傳弟非正也。夫光之致國于
 季子。逆知季子之不屑耳。季子逃光。以自潔善處骨肉
 之變。義之盡也。苟當夷昧之卒而季子受焉。為僚與光
 者能晏然已乎。故其讓夷昧之國有無未可知。誠有之
 乃其所以已亂而乃反以為致亂而謂聖人于三十年
 前之來聘而預貶之乎。

經秋九月葬衛獻公

經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

襄公二十九年

乙未出書日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集義許氏翰曰君放其大夫可也臣放其大夫不可也故以出奔書此泥傳而為之說也放者用法之詞奔者國弛其法而其人亦法所不能制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經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豎可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高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

晉晉人城絲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

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禘知謹

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

往禘謹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

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俞云唐末天子和事而藩鎮並叛時無救時之子產以至于亡神讖之言籠貫千古不止料一鄭也

戊午

三十年

晉平齊景衛襄公惡元年蔡景鄭簡曹武陳哀祀文宋平秦景楚邲敖吳夷末元年

經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音皮公作頗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集義

自文九年至此未嘗交聘遠罷之來蓋以爲恭也

然魯以君往楚以臣來儼然伯主自居矣小朝而大聘僭也況內朝而外聘乎且自茲以往吳楚無復來聘

附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

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

腹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

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也猶畸甲子少四句於今三之一三分六甲

子甲戌也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

於承匡之歲在文十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

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言亥字上二畫為首六畫為身如算

之六者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如往也言將上二畫往

三也也日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

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為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

之多虞不能由也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

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

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俞云如此小事見執政之虛懷諸大夫之淵博詳核

鄰國規之能不咋舌於是魯使者在晉句極接得有

力至文之前奇古後謹嚴又何必言唐錫周云若無

起處癸未二字老人所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二句

即杜元凱亦應缺疑矣後人如何解得來令我憶當

襄公三十年

一奇。若老實說箇七十三。有何光景。且只四箇字便了。有何希罕。生發妙將年月日整數零頭。拆得粉碎。便說出許多數目。竟不知有多大年紀在裏許。是于極平淡題目。做極絢爛文字。會得此法。賦海直得萬言矣。

附左傳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經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集義曰世子者有父之親曰其君者有君之尊般之于尊親盡矣周官云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之伐也非世子所藉也

經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或叫于大廟曰譁譁也熱出出戒伯鳥鳴于亳社如曰譁譁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從也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于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諡。書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勵天下之婦道也。

集義胡氏瑗以爲宋伯姬。婦人中之伯夷也。以其姬之歸計之。今蓋六十矣。而造次顛沛之際。能守禮而不變。所謂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有焉。或曰然則嫂溺。援之以手。非平行。權以救人之死。則可越禮以偷己之生。則不可。聖人詳記其事。蓋著姬之賢。以勵萬世也。吳氏澂曰亦以罪宋

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也。齊氏履謙曰共姬之婦道則盡。宋平之子職則虧。伯姬者宣公女。成公之妹。嫁于宋。共公七年而寡。居三十四年而卒于火。

經天王殺其弟佖夫。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

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遂成愆。成愆奔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

襄公三十年

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集義生殺者天子之柄似非諸侯之擅殺比然王法以討有罪無罪而殺之則兄弟之親無貴賤一也入春秋以來王未有用殺者景王一用之而即以忍賊其天倫宜周之不復振也劉氏敞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張氏洽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雖尹劉諸人殺之亦王之不能容一弟也

經王子瑕奔晉

集義湛氏若水曰交譏之也罪瑕之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蓋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瑕固有罪矣景王勿察佞夫之寃致瑕出奔王獨無罪乎

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

襄公三十年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經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叔弓敬子叔老子叔肸曾孫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

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

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

而葬之也

集義外夫人之葬者三紀伯姬齊葬之變也紀叔姬宋

共姬賢之也而共姬之守禮也為更烈故叔姬稱字共

姬書諡劉氏敞曰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而違天下之

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生死之度辨乎榮

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

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此詩云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

經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地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分

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

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
 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
 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皮子駟豐公孫同生伯有汰
 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
 良為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段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

忽入總是醉道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
 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駟帶子皙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吾醒眼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
 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今河南
 陳留縣南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
 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今開封府延津與
 子上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臧入盟大夫己巳復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于子蟠之

襄公三十年

卒也將葬公孫揮與禰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
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于是歲在降婁也奎婁降婁中

而旦禰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

亡也歲在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

之日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奔

晉為任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

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子罕為馬師

俞云伯有只是酒徒空平從無醒日使子皙伐北門皆醉時事無時不飲無刻不醉奔亦醉也復亦醉也死亦醉也駟氏之伐與醉人爭鄭伯之盟為醉人解但醉者既不可諫醒者又不能忍為子產者唯有聽

之歛之哭之而已叙醉狀可觀處灌

夫怒罵阮籍猖狂總無此入神之筆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

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

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討賊之詞也

集義張氏洽謂春秋舍公孫黑之專伐而罪良霄非也

凡書出奔罪奔者亦罪奔之者曷罪乎奔之者罪已極

而奔之縱也非其罪而奔之濫也與俱罪而奔之偏也

皆非刑也則書良霄出奔而黑亦有罪矣迨良霄入而

為亂而後加以討賊之詞稱人以殺而去其大夫不曰

誅。避。王。也。諸。侯。雖。伐。有。罪。不。曰。征。雖。殺。有。罪。不。曰。誅。

經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之篤于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

集義胡傳之論至矣。然亦以見非固之不父般。或不至

不子之至此極也。猶知葬其父也。

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詳大焉。何以得免。

經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吳。救。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

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胡傳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義春秋貴義而不貴惠獨明其故所謂文在此而義在彼也左氏以爲責其不信則如清邱之會直貶其人而已黃氏仲炎曰自晉人昧討賊之義而後楚得竊而行之旅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虜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皆晉爲之也或謂蔡楚之與非晉所能爲夫誅楚與國之亂而楚可服矣乃昏庸而狃于弭兵之說是遺楚以伯也

附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七字畢生經濟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

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人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俞云事大是子產數十篇事實要領安大是此篇要領安大凡三事作兩處叙橫插都鄙有章一段文格錯綜輿人之誦分應却放在結束讀去似散碎無法而法最上子產一幅潛移默奪精神亦摹畫得出孫

執升曰大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即商鞅法行自貴近始之意。但鞅本之以刻薄僞行之。以忠恕故鄭久存而秦竟不祀。

景三十有一年 晉平齊景衛襄蔡靈公般元年鄭簡曹武陳哀杞文宋平秦景楚郊敖吳夷末

經春王正月

附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工倮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經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襄公三十一年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楚宮非正也。

集義上古君臣以道合，後世以分維分之。抗于下必先替于上，故君之昏與弱，權奸之資也。襄公四年而即位，未離乳臭，夫不以君弱而少懈其忠敬者，惟伊周之聖人而已。公之初年，季文子孟獻子、叔孫穆叔心尚忠公，然事皆專而行之。至五年，公方九齡，季武子嗣父專權，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于

是大夫效之，城成鄆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晉悼既沒，齊楚交伐，魯之不振，茲甚。蓋權在三家也。至其末年，燕射不能具耦，在外且賦式微，君臣之分不可言矣。故宣成之世，政已逮于大夫，而全失其柄，實始于襄公之始，而弱壯而昏也。宮名楚，昭辱也。子產舍而不壇，邵氏寶曰：魯襄公作楚宮，穆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效吳言，子之知其不免，妖孽見乎四體，固其然哉。

經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在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俞云決死君能識其微決生君能慮其遠

胡傅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集義未逾年故稱子先君在殯故稱名湛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視野之傷孝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王氏樵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根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趙氏鵬飛曰此與子般子惡同文而傳以彼為弒以此為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非慶父仲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孫忌而弒之以毀言于朝而世

不察耳。據此則先儒未成君不地不葬之說皆有可議。子不忍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若臣民之分。則子繼君。即君也。安得卒而不地不葬。意舊史必有毀字。季氏字之類。聖人不忍言而削之以存其義耳。且傳稱次于季氏先君未葬。何以不次于殯宮。况公薨已閱四月。子野已有毀形。季氏豈肯近置其家。未有毀形。何至次于季氏。即云毀卒。蓋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子野必憤而圖焉。季氏憚之。遂設和謀而加至美之名于子野。以惑羣聽乎。春秋推見至隱。故與子般子惡同文以誅之耳。

經 己亥仲孫羯卒

子儀子儀嗣

左傳 己亥孟孫孝伯卒

經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集義 魯嘗會楚葬矣。故滕君倣其禮而來。魯人安其常而受之也。然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經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襄公三十二年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閣。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提得重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

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邲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俞云：此子產得政後第一篇辭令，以之折服晉國，棟動諸侯，內揚其強族，當是夙構之文，故極雄極直極辣，盡壞其館句，叙得突兀，築諸侯之館句，叙得緊湊，鍾伯敬云：左氏每于傳末作一斷案，而假托諸人言以為重，大史公傳贊祖此意。

經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

公。廕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

錕。密州字言罪之在也。

胡傳經以傳為案，傳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也。如傳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

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宏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集義 古人已以通用傳蓋言展與因國人已攻莒子弒之之後。而乃立耳。至其言罪之在。則君苟無道。國人可弒之乎。失春秋之旨矣。然展與立而不討賊。亦非子矣。**附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

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禪點能字謀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使字四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俞云。因文子有禮之言。叙出子產集思廣益之美。另是一格。句句分應。使能有明。有暗。有散。有整。與晉悼復伯篇茶看。唐錫周云。前半藏過子產。後半忽然出現。妙寫諸人能于大叔。獨不用能字。偏描出一幅畫像。于禪謀又補出性情。妙甚。

附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為民故曰仁。

俞云。即國語召公論監謗語。彼古穆。此雋朗。

附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俞云為邑是家事忽說到身忽說到心忽又說到國正修齊治道理一也極精微正大文字評者徒取其布格變化取喻雋快不亦陋乎馮云此篇只學而後入政二句為大旨若就正意發揮自有一首絕大文字却偏將正話只于中間一見前後都用譬喻指點語却偏將入理入情不作一板腐話頭最是生新出色處開後人大題小做法門

附左傳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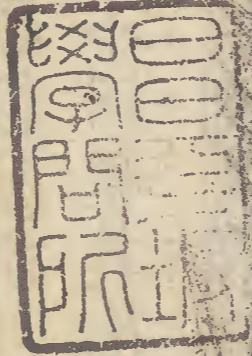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之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唐錫周曰。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一十六字。折得粉碎。臨了。只一掉。便覺一十六字。依然分折不開。大奇。

襄公三十一年

大奇。忽合忽離。忽整忽散。離奇恣肆。不可端倪。蓋文章本無定解。只怕有心人。會蒐羅耳。止正是極會蒐羅之文也。



文
化
丁
卯

